新石頭記/第0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三回　聽芳名驚心增惝恍　嘗菜滿腹詫離奇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寶玉正在徬徨彷彿，忽見焙茗走進來，手裡拿著在廟裡看見這黃紙匣兒，笑著要寶玉猜值多少錢。寶玉並不理他，只管出神。出了一會神，一面看書，巴不得一時之間，把全書完纔好。所以看得廢寢忘餐，猶如趕工課一般。比從前趕工課應付他父親還利害。看了兩個半天，一個全夜。把全部看完了，還在那裡呆著臉出神，不茶不飯。焙茗沒了主意，只道他前那個呆性發作，不然就是犯了那回失了寶玉的毛病了。此時姑娘們沒有一個在他身邊，這便如何是好？一連幾天都是如此，心中益發沒了注意。只得忙著到外頭去打聽榮國府。差不多把一個南京城裡都找遍了，卻那裡有個影子？

　　一日，便來回寶玉說道：「咱們住在這裡，終久不是個事，不如且回京裡去。老爺太太也盼望狠了奴才的初意，本想找到這南邊府裡，多泓幾個人送爺進京。此刻既然找不著，只得就是奴才一個人伏侍爺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心中恍得狠，就像沒了主的一般，只怕進京也見不著眾人的了。」焙茗道：「爺為甚說這不吉利的話？爺這回進京，老爺太太不知歡喜得怎樣纔好呢。奴才在二門上，聽得裡面老婆子說，爺出門的時候，二奶奶已有了喜了。這回不定早已生下小爺了，爺這回進京，還要準備著當老子呢？」寶玉啐了他一口，道：「少嚼你的舌根。你到帳房裡，叫他們代僱個牲口，或僱個船，進京罷。」焙茗答應著去了。

不一會，帶了客寓帳房的人來，焙茗先回道：「回爺的話，他們說進去，用不著牲口、船只呢！」只見帳房的人道：「老爺們想是內地裡來，不知這沿江沿海的風氣。此時進京用不著按站走的了，只要趁了輪船，先到上海，由上海再趁輪船到天津。由天津進京，是有火車的。跨上車子，不一兒就到了京了。方纔貴管家來說要僱牲口，或僱船只，這不是舍逸就勞，舍易就難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知這輪船有多有多，大坐多少人？」帳房的人道：「我也說不出他有多大，罷，罷，快別說了！」憑他多大的船，坐了幾百人，不要擠死了麼？我們爺擠不慣。」房的人道：「管家有所不知，要是坐統艙呢，那是說不定要擠的。坐了房艙，就好得多了。倘是坐了艙，那就坐了大菜間，吃的是國大菜，一路上有細崽招呼。只怕在家裡，也沒有這等舒服呢。」寶玉又問：「輪船是幾時造出來的，什麼叫買辦？什麼叫細崽？」帳房的人暗想：然沒有見過，也該聽人說過了，這兩個人非都是呆子？只得把輪船的來歷，及買辦、細崽的職役，略略告訴一遍。焙茗道：「我卻不信！那麼大的船。只怕撐篙打槳，也不叫輪船了。」寶玉：從前我怡紅院中，有一個小小的西洋自行船，不過是個陳設的頑意罷了。並且雖有自行之名，卻不能行動。此刻怎麼鬧出這麼大的來了？不要管他，且坐他一回，左右長長見識也好。想定了，便對帳房的人道：「那麼說，我們就坐輪船罷。但不知可有一直到天津的輪船沒有？要是有就更好了。」帳房的人道：「沒有的，總得要先到上海。但不知你還是要坐房艙，還是要坐艙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說的什麼大菜間最好。我們就坐那個。」帳房的人答應了，問幾時走。寶玉道：「那輪船可是天天趕來回嗎？」帳房的人道：「那裡能夠！不過，天天總有船就是了。隨便那天，都可以走得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，就明天走罷。」帳房的人，又問了到上住什麼地方，有人招呼？又說：「我們同上海長發棧是通的，如果要住時，這裡有人招呼。」又應酬了幾句，方纔別去。

閑話少表，且說到了明天，寶玉準備起身。焙茗收拾過行李，吃過早飯，僱了一匹牲口，寶玉騎了，焙茗跟著，又僱人挑著行李，一行人出城，來至江邊。這天恰好是招商局的下水船，就先到招商局萬船上歇下，開了個房間，坐著等候。客寓裡泓有伙友來招呼。一回兒聽見遠遠的一縷濃煙，煙下是一隻船，緩緩而來。不多一刻，就走近了。寶玉向那客伙友道：「我們就坐這個船麼？」伙友道：「正是。」說著，那船更走的近了。船邊現出：「這就是這個船的名兒。」寶玉暗想：船也有個名字，真是聞所未聞了。一面想著，只見那船一直去，並不像是要靠攏來的樣子。暗想：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誰知那船走下了好些路，方纔繞一個大圈，回過頭來，漸行漸近，一會就靠到萬船傍邊來了。登時人聲嘈雜起來，伙友招呼了行李，帶了寶玉、焙茗，跟著在人叢大擠了過去，上了一層樓梯，進了大菜間，點交了行李，便匆匆的去了。一會又帶了一個人來道：「這是我們寓裡的伙計，專在船上招呼客人的。到了上海時，只要把行李交給他，沒有誤

事的。」寶玉便問那人貴姓，那人道：「這是我們寓裡的伙計，專在船上招客人的。到了上海時，只要把行李交給他，沒有誤事的。寶玉便問那人貴姓，那人道：「我敝姓包。因為招呼得客人，頗為妥當，多客人們送我一個綽號，叫做『包妥當』。有事時，只叫人到統艙裡去叫我就是了。」說著，送來的伙友便辭了去。一會兒，船開行了。

寶玉走出艙面，要望江景，只見船上所有之物，都是生平未曾經見的。那包妥當在旁邊扯七扯八的，和寶玉談天。寶玉便指著那不曾見過的東西去問他。如舢板、太平水桶、救命圈、轉舵機器之類，一一都問了。又到機器艙的窗上望了半天。覺得乏了，便回房歇息。包妥當見寶玉翩翩年少，打量是個風流人物，便把上海的繁華富麗，有的沒的，說了一大套。慢慢的又說到風月場中去，說上海的姑娘，最有名氣的是「四大金剛」。寶玉笑道：「不過幾個粉頭，怎麼叫起他金剛呢？」包妥當道：「我也不懂，不過大家都是這麼叫，我也這麼叫罷了。這『四大金剛』之中，頭一個是林黛玉。」寶玉猛然聽了這話，猶如天雷擊頂一般，覺得耳邊轟的一聲，登時出了一身汗，呆呆的坐在那裡出神。包妥當還在那裡滔滔而談。後來見寶玉出神以為他冷淡了，便搭赸著辭了出來。這裡寶玉被他一句話，只鬧得神魂無定，心中不知要樣纔好。又是氣忿，又是疑心。氣忿的是林黛玉冰清玉潔的一個人，為甚忽然起這個句當來？疑心的是記得林黛玉明明死了的，何以還在世上？莫非那年他們弄個空棺材來騙我，說是死了，卻暗暗的送他他回南邊去了不成？心裡左想也不是，右想也不是，不禁煩躁起來。

煩躁了一會，方欲出去望望，只見一個小子捧一個方盤子來，在盤子裡拿出幾樣東西，擺在桌上，說是請吃飯。寶玉走至桌邊。坐下一看，只見擺著一個白瓷盤子，盛了半盤湯，一把銀白銅匙，還有松糕似的東西。前面一個白銅架子，放著幾個玻璃瓶兒。寶玉只管看著他出神真是莫名甚妙。呆了一會，拿起銅匙來，喝了兩口湯，覺得味兒還好。便一口一口然而為什麼卻拿盤子來盛湯？真是千古奇聞的事。想來他們的醬小菜，倒要用碗盛的了。不知不覺喝了一半，放下銅匙，那小子便過來收了去。寶玉又覺得奇怪，飯還沒有拿來，為甚倒把湯拿去了呢？並且沒有二樣菜，真是奇絕。正這麼想著，那小子又拿一個盤來放下，又放下一把小刀，一把銅叉。這銅叉的形象，也是說不出來的古怪。再看那盤裡時，卻是一塊魚澆上些似湯非湯、似汁非汁的東西，顏色倒雪白。又沒個筷兒，正不知如何吃法，難把這叉子叉著，往嘴裡送麼？旁邊那細崽見他發怔，便走近一步，指著玻瓶道：「這是辣醬油，這是魚油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給我舀上些。」那細崽果然代他舀上些。寶玉便拿起叉來，叉了一塊吃了。覺得還便當，一刀一叉的運用起來。吃過七八樣，細崽收了。送上一杯茶，卻用一個小瓷盤托著，還有一把茶匙。瓷盤裡有兩塊雪白東西，方方兒的，比骰子大好些，看了也不懂。拿起茶來呷了一口，

皺眉道：「太釅了，澀了。」細崽又遞過一個小瓷瓶兒，問道：「吃牛奶麼？」寶玉點點頭。又問：「要糖麼？」寶玉也點點頭。只見那細崽把那兩塊白方的東西丟在茶裡，拿茶匙調了幾下，便都化了。寶玉才知道那個是糖。細崽調罷了，又攙上牛奶。寶玉再呷一口，便覺不澀了，慢慢的呷完，細崽收了去，又來收拾桌子。寶玉暗想道：「吃大菜，來是這個樣子的，但是吃了半天，卻一顆飯也沒有。那兩塊松糕似的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？我卻沒有動他。此時吃飽了，不免到外面去走動走動。只見包妥當笑嘻嘻的走來問道：「偏過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統艙裡吃什麼飯？」句妥當道：「不蒙你老人家說，我承這裡帳房幾位先生照應，是在房吃的飯，還算好。在統艙裡吃飯，實不像樣呢。茶房們扛了一木桶飯來，眾人便過來搶吃，也有拿臉盆盛飯的，也有拿筐子盛飯的，又沒有菜，要吃菜時，要自家身帶來。你老人門的日子少，見的也少。我們常來常往，是見慣的了。你老人家吃的大菜好麼？這裡的外國大司務，是寧波人，做得好菜。管事的姓李，招狠好的。你老人家過他麼？」這包妥當只管滔滔不斷的信口開合，猛不提防，頭上「嗚嗚」的一聲怪響，倒把寶玉嚇下一跳。

要知是什麼聲響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